

编辑部的故事（二）

《编辑部的故事·修改后发表》

“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在西单‘百花市场’，和一个男的。”李东宝对戈玲说。

“昨天晚上我就没出门。”戈玲回答。

“绝对是你，我仔细张望了一下。”

“是不是我我还不知道？你肯定认错人了。”

“你们从‘百花市场’转完出来，又进了‘豆花庄’，一人吃了碗龙超手，又合吃了碗‘叶儿耙’。”

坐在另一张桌后吸烟出神的于德利，看了一眼李东宝，弹弹烟灰说：“你跟踪了？”

“邂逅。”李东宝说。“当时我正好骑车逆行被警察喝住在路边接受批评，一边东张西望。”

“那就是有这事了。”于德利说。

戈玲一笑。

“其实你就是承认了也没什么。”于德利劝戈玲。“东宝的意思也不是要跟你算账。”

“是没什么，问题是我根本就没跟人吃过、逛过西单。”

“这就是你不诚实了。”于德利咳嗽着摇头叹息。“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

“那也只好让你不喜欢了。”

陈主编拿着份稿子从他的套间里出来，对李东宝说：

“这稿子我看完了，还不错。”

“您要觉得不错，那就是真不错了，那就用吧。”李东宝接着对戈玲说。

“就是，我也没想把你怎么样。真不喜欢你那么不坦率。”

“篇幅我觉得过长，是不是请作者压缩一下？”陈主编说。“另外有些地方最好在做些修改。”

“是是，我也觉得有些地方换种写法更好。”

“那就把作者请来谈谈。”陈主编说完离开，去上厕所。

“什么稿子？”于德利问。

“言情。”李东宝有口形无声地说。

“写得还好吗？”于德利随便一问，操起稿子翻阅。

“就那么回事，比‘穷聊’的略强那么一点。”李东宝转而继续对戈玲调侃。“似乎很亲密嘛，一路手挽手。”

“当然啦，既然是轧马路，当然要找那感觉。”

“我能拿回家翻翻吗？”于德利翻了两页稿子，问李东宝。“这几天跟老婆没话，正想找点言情小说看。”

“拿去吧，想着还回来。”李东宝问戈玲：“今儿还见吗？”

“见。”戈玲回答。“每天都得见，不见想得慌。”

“那爷们儿帅吗？”于德利认真问东宝。

“我不觉得。你见过那种遭了雹子的茄子吗？看上去也是紫色儿，一摸上去净是疤痢。”

“哈！”远处正在埋头看稿儿的老编辑刘书友冷丁大叫一声，忙低头加倍严肃地看稿，无声无息了。

另一位老编辑牛大姐怅惘抬头，缓缓逡巡，睥睨群小。

“我就喜欢那粗糙的感觉。”戈玲盯着李东宝。“——刚劲！”

于是李东宝便给《风车》的作者林一洲打电话，冒充公安人员。林一洲捧起电话聆听时牙齿的嗑碰声清晰可闻。

林一洲放下电话，再三叮嘱自己：沉着，一定要沉着。这仅仅是个好兆头，没见到铅字前，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过早宣布，将来被动，但眉宇之间还是象番茄汁溶于水，渐渐漾出一层喜色，与扳着的脸蛋、紧绷的双唇恰成对照，似喜似悲，令环视四布的同事们好奇心倍增。

老婆劳动了一日回到家中，见林一洲兀自发怔，嚼话梅似的品尝吮咂一脸回味无穷的快慰，平日分工他管的家务一样未动。老婆也是疲惫，无力吵骂，唯有堵气倨坐，满脸挂霜，心中自叹命苦。

林一洲“沉着”半日，已然按捺不住，终于丢了矜持，歪头朝太太嘻笑，引太太发问。

老婆一脸鄙夷将张口未张口，林一洲已自动报了喜贴子，初还有所保留，继滔滔不绝，后已俨然既成事实。

这老婆本是那一等势利妇人，平日最恨丈夫无能，好争些闲气的，如今一听，焉能不化怒为喜？

“早该这样的！叫他们压了你这么些年，应该去质问质问，把稿子摔到他们脸上，亏你还想着感激。”

倒是丈夫比较谦虚。

“都要受这折磨的，那有不坎不坷就顺顺当当成大事的？好在已经挺过来了，从此再不该有谁难为的住我了。”

“明天去，把你那些被全国退过的旧稿子都带去，让他们一气儿发了。”

“不好不好，要谁退的谁发才有趣儿，当然我还是要给他们台阶的，不能弄得人家太难堪，将来还要做朋友。”

“就你心眼好，人家退你稿儿可是眼都不带眨的。”

“越是得意越该有气度，板子也挨得香饽饽也吃得。奇怪，我现在竟一点不记恨他们了。”

两夫妻说说笑笑，吃了晚饭。老婆本来想炒盘烙窝蛋以表祝贺，被林一洲婉决了。他诚恳地说：“以后只怕吃不上这样的饭了。”

待收拾完睡下，林一洲身上擦着老婆的大腿，回忆起一生的酸甜苦辣，从此都要告别，竟呜呜地哭了。

老婆也辛酸，陪着掉了若干的泪，饶着说上些不咸不淡的话。

惹得林一洲哭完倒恼了，体味出了些越王勾践报了仇之后的心境，在黑暗中任凭老婆抚摸冷笑不已。

次日，林一洲梳洗完毕便直奔《人间指南》编辑部。

路上，他为自己举子看榜似的激动心情十分羞愧，连连责骂自己的不成熟：美什么美？可不是应该的？和那些福童比起来，你已经晚了。

这么骂着，怨着，一路走着，到底才算从容了一些，端庄了一些。

在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上遭了一肘，也并不暴跳，瞥了一眼那戴眼镜的鲁莽汉子，悠悠地想：日后才叫你知道我呢。

“你好你好。”

李东宝与林一洲热烈握手，握完让座，笑吟吟地望着他，并不言语。

“还好吧？”林一洲问，掏出烟敬礼东宝。

“好，老样子，就那么回事。”礼东宝摩挲着烟，语焉不详。“你怎么样？”

“准备写一新东西，正在打腹稿——有火儿吗？”林一洲东张西望。

“火儿？”李东宝也茫然四顾，再三觑视这厮

林一洲看出蹊跷：“您不记得我了？”

“噢……”

“我姓林。”

“噢，”李东宝终于笑得实在了，“《风车》的作者。抱歉抱歉，每天见的人太多。等一下，你那个稿子我们主编有意见，我叫他来。”

李东宝起身去主编室。

戈玲对于德利笑：“我发现好几回了，两人聊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是谁呢。”

李东宝回来，对林一洲说：“主编在接一个电话，完了就过来。”

他坐下后继续和戈玲胡扯：“他是干嘛的——你那位？”

“肯定不是编辑吧？”于德利说。

“肯定不该是。”戈玲说。“我不能一错再错。”

“戈玲，作为同事我有责任向你进一忠言。”李东宝十分严肃地说。“生活作风是个大问题。”

戈玲正儿八经地点头：“知道了。”

“要为其他女同志作个榜样，自尊自爱。”

“一定。”

“切莫将身轻许人。”于德利插话。

“你吃醋吃得没什么道理吧？”

“我不过是殷切期望。”于德利说。“我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你把我看低了戈玲。”

陈主编搓着双手从里屋出来，笔直走到李东宝桌前：

“作者人呢？”

李东宝晃着身子找：“在你身后。”

独坐得十分无聊的林一洲忙站起来，与正转过身来的陈主编冷丁打一照面，急忙上前握手。

“坐吧坐吧。”陈主编就势把林一洲按回到椅子上，转悠着给自己找座。

“坐我这儿。”戈玲抬屁股起身，让出自己的座椅。

“抱歉，把你挤走了。”陈主编含笑。

戈玲也含笑，拖了把椅子到于德利桌旁打横坐下，两手放在桌面交叉报拳，眸子盯着于德利闪闪发光。

于德利抬头发现戈玲的目光，一怔：“没什么用意吧？”

“没有，随便看看。”

“喝水。”于德利把自己的茶杯推到戈玲眼前，低头继续看稿。

戈玲端起茶杯揭盖儿喝了一小口，眼睛转向李东宝那边。

“这是我们主编，大拿。”李东宝为林一洲介绍。

林一洲并不应声，只是低着头从自己手里的烟盒中费力地抽出一把烟，敏捷起身向屋里的所有男人分发。

“谢谢，不会。”陈大拿摇手谢绝。林一洲还是在他面前摆上一支。

“刚才给我那支还没抽呢。”李东宝举着那支完整的烟说。

林一洲执拗地把烟再三伸到他鼻前，李东宝只好接过去，一手攥一支。

“于德利双手接住飞来的烟，看看牌子嗅嗅味儿，叼在嘴上一边用手在身上摸火柴一边继续看稿。

刘书友用严厉的表情和斩钉截铁的手势使林一洲知难而退。

林一洲把烟装回兜里，坐回到陈主编对面恭恭敬敬像陈主编的小学生，不知是他原本不吸烟还是见陈主编没这嗜好自己也忍了。

“稿子我已经看了，印象不错，想听听你的想法。”陈主编笑咪咪地像个和气的弥勒佛。

林一洲紧张地在椅子上挪了挪腓，坐在椅沿儿上，沉吟片刻，匆匆开口，眼睛无比真挚地望着陈先生。

“这篇小说我认为我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当然是我认为！这是第六稿。没人逼我，属于我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我总这么想，一部作品拿出来，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能光发就完了。赚钱么，不如去卖包子。既然是艺术品，就得几百年后从地里挖掘出来，噫，如获至宝。”

于德利一边翻到稿子的最后一页，把落款儿小声念给戈玲听：

“一稿于亮马河畔；二稿于永定河畔；三稿于护城河畔……”

戈玲问：“小说是写海军的？”

“我懂你的意思。”李东宝说。“你是拿出写名著的劲头写的这玩意儿。”

“可能我有点过于自信了。”林一洲严峻地说。“但我确信，我这部小说目前在国内，是一流的。如果翻译成英文或广东话，尽管语言上要损失一部分，也不会低于二流。”

“有人要翻译你这……东西吗？”陈主编很感兴趣。

“嗯，我的一个学英文的朋友看了几行便很激动，准备学会英文后立即动手翻译我这篇小說——广东话的全被我拒绝了。”

戈玲向李东宝递了个眼风，尽管理东宝纹丝未动，还是被林一洲捕捉到了。

“倒不是别的，我是汉语作家，所以还是希望首发权给中文刊物。”

“那倒无所谓。”陈主编说。“如果你能首发在外国刊物上，我们也可以当做海外文摘转译过来，没准更能扩大影响。”

“我们不是特在乎。”李东宝说。“译文有的好的比原文都精采、隽永。”

“别了，别了，还是发原文吧。”林一洲说。“汉译英，英译汉，最后成三十年代现代派了。”

“就是，就是，”于德利说，“不留神忘了，没准还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外国大作家佩服一通，崇拜一回。”

戈玲：“没准还会告外国作家剽窃自己。”

林一洲看着戈玲和于德利，有点儿琢磨不过来的样儿，掉脸再看陈主编，又从容了。

“我把稿子给贵刊，真是出于对贵刊的信任。我始终认为贵刊是国内的一流刊物，图文并茂，兴趣高雅，是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三性结合的比较突出的好刊物。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贵刊，几乎期期都看。不瞒你们说，我不是随便什么刊物都乱看的，很多有名的刊物人家越说好我越瞧不上。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也恨自己没毅力，偏偏对你们刊物，一期没看到就丢魂落魄，不得不佩服贵刊编辑的水平和眼光——抓人。”

“哪里，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陈主编谦逊地低下头。

戈玲、于德利脸红扑扑的，吃吃暗笑，再射过来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柔和了。

“您别这么说，我们可不经夸。”李东宝也有几分羞涩。

“我绝对不是夸你们，何必要夸？我这人天生就不会恭维人——是事实。陈主编说得是对的，一个刊物，办好不容易，办坏很轻松。所以我没找那些大刊物，直接就来找你们。我认为一流的刊物就得有一流的稿子。我认为你们现在缺的就是我这种稿子！”

林一洲目光灼灼地望着大家，一手在衣兜里摸索，掏出一支皱巴巴的烟点上，语重心长地说：

“自满不得吧同志们。一期马虎，没有过硬的稿子，读者就会失望，下期就不买你的账了。”

“我们应该把这做为读者对我们的鞭策。”陈主编因势利导，旋而又对林一洲和蔼地说：“我们具体谈谈稿子好吗？”

林一洲一愣：“没谈吗？噢，是没谈。能把稿子给我翻翻吗？写出来很长时间，印象有些模糊，光记得是好稿子了。”

“稿子？”李东宝连忙在自己桌上翻。“稿子叫我搁哪儿了？”

“这儿呢。”正看了一半的于德利把整部稿子借戈玲的手递过来。

林一洲接过稿子，铺开，一边吸烟一边皱着眉头看。

于德利伸了个大懒腰，打了个呵欠：

“看了一半儿。”

“一个胖胖的采购员模样的中年男人拎着个黑人造革包进来，笑嘻嘻地和大家打招呼：

“几位，好啊。”

“老张来啦，多日不见。”大家七嘴八舌和他笑着打招呼。

“老陈，又胖了一圈，怎么搞的？”

“噢噢，来了个作者，正在谈稿子。”

“东宝，见我假装不认识？于德利，我不跟你说话，不够意思，到我家喝酒还自己带酒。戈玲，又漂亮了，我真恨自己早生二十年。大姐，老刘。我就佩服我们大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在认真工作，哪像我，总闲逛。老陈，赶明儿我也到你手下当个兵。”

“我们哪敢劳您的大驾？”牛大姐笑说。“到我们这儿岂不是委屈了您这位京东才子。”

“来我也不要，光会说不干活。”老陈也笑说。

“到我手下当编务吧。”戈玲笑说。

“行，我就伺候咱们戈小姐。”张名高把包放在于德利桌上，拿过电话开始拨号，把话筒按在脸颊上笑眯眯地等着通话。

戈玲：“又给谁打电话？一天就见你忙。听说你都跑去给中学女学生上文学辅导课了？”

于德利：“损点儿吧老张？也别忒赶尽杀绝。”

“我这是给我老太婆打电话。”张名高把电话换了只手。“……喂，我今天不回去吃晚饭了。我现在《人间指南》编辑部，跟他们要谈些事，稿子的事。晚上要去法国大使馆参加个活动……”

林一洲在一边眉头忽然舒展，以手加额，叫起来：

“噢，对了，我写的是这么个意思：呼唤……”

他看到大家都笑脸向张名高，停下不说了。

陈主编在一旁：“请说，我这儿听着呢。”

林一洲又挪挪屁股，凑近陈主编：“我写的是个爱情故事，可呼唤的是理解，歌颂的是善良，传达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心声。”

老陈频频点头：“嗯嗯，接着说。”

“其他的就不必多说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社会非常需要真善美，因为人人假恶丑又不太甘心。所以那什么连续剧引起那么多坏人感动，这里面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饶有趣味……”

“老张，要喝水自己倒，我这儿顾不上照应你。”老陈扭脸跟张名高寒暄。

“跟我你还客气？忙你的。”张名高使劲摆手，问戈玲：“我那稿子一校出来没有？”

林一洲气鼓鼓地停下不说。

“你的本意是劝人向善？”李东宝适时插话。

林一洲并不理他，待老陈重新面向他时，才眉飞色舞地往下说：

“爱情是美好的，爱情里的人自然也是美好的，当爱情真正降临时，一个人想坏也坏不出来了，要是人人都拥有一点爱呢？”

“是啊，那社会空气一定跟海边似的。”李东宝第一个被感动了。

“人和人之间会多么和气。”林一洲也被自己感染了。

“那除了吃醋别的恶习一概没有了。”李东宝心神向往。“那倒好办了。”

“是啊，那我们还怕贫穷落后吗？”林一洲握紧拳头。“所有爱情降临到所有人头上……”

“可能吗？”李东宝清醒过来。

“还是可能的。”林一洲强调。“我对此充满信心，起码这么想想没大错儿吧？”

“想想是可以，可你这么写到作品中就不真实了。”

“艺术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这我刚学写字就知道了。”

“我说两句我说两句。”陈主编打断他们二人的争论。“稿子我看了，认为还不错，但有些情况我要对你做些说明。很感谢你对我刊的信任。你也知道，我刊不是纯文学刊物。”

“知道，所以你刊对文学作品要求格外严。”

“严倒不严，比较而言，我刊对文字作品还是稀松的。主要是篇幅问题，不可能发很长的作品。咱们这么说，你这东西是好东西，可对我刊来说太长了。”

“我觉得我们办刊物吧，编辑方针应该很灵活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别先把自己限制死了。”

“是，我们是有一定灵活性。象你这种小说我们要发也是连载……”

“现在是发三期稿吧？如果从四期开始连载，每期五千字，四万字发八期，哦，今年内还能发完，可以，我同意。”

“小林同志，是这样的，我们编刊物有些稿件是要预先准备好的，譬如连载小说，期期要发，一般在一部小说刚开始连载时，我们就要立刻组下一部稿子，否则到时候现抓稿子就来不及了。你看我们现在正在连载的一个小说，四期发完，五期就要开始连载张名高的一部长篇，估计要连载一年，到明年五期……噢，你们还不认识吧？这是张名高同志，作家，写过很多东西，

你一定听说过。”

张名高遥遥颌首致意，林一洲扫他一眼，未作更多表示。

“抱歉，这几年有点俗了，不大看小说，所以好多人都不知道。”

“没关系，不知道就对了。除了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还有谁写东西。”张名高转头对戈玲笑说：“连载也有个好处，税可以免了。”

“开诚布公地讲，”陈主编诚恳地对林一洲说，“现在我手光长篇小说就有三部，都写得不错，很有味道，丝毫不逊于您的大作。”

“我听说不是文学危机、稿荒了吗？所以才有意发奋，本来我是钻戏曲的。”

“荒倒是较前荒了些，但也不到荒无人烟，很多老骥又出 驾辕的驾辕，拉边套的拉边套。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决定发你的稿子，发出来怕也要到后年。我们考虑过要出一个增刊，不过这还要出版署批准，目前还不能成为现实 - 当然我是指你这稿子已经很成熟一个字都不用改的情况下。”

“您的意思是说，我这稿子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

谁比谁傻多少

编辑部刚上班，于德利就嚷：“怎么一转眼就没了？”说著便到刘书友桌上乱翻。

老刘不高兴：“干嘛？我这儿没你东西。”

“那可没准儿。”于德利仍旧不歇手地翻找。“我好几回东西不见了都是在你这儿找著的。”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老刘对两位女同胞牛大姐和戈玲喊冤：“把我当什么人了 - - 我这么大岁数会偷你东西？”

“谁说你偷了？，没拿就没拿，心虚什么？”于德利一无所获，但对老刘仍持怀疑态度。

“于德利，什么丢了大家可以帮你找，咱们这儿可没有小偷小摸的人。”牛大姐开口道。又对老刘温和的说：“老刘，你拿了什么？”

刘书有气的一摊手：“我拿了吗？什么意思嘛！”

戈玲解劝于德利：“拿了就拿了呗，想来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多伤和气。”

老刘听了更气：“不行，一定得说清楚。”

还是坐在一边的李东宝问：“老于，什么没了？”

“一篇稿子找不著了。”于德利边重新翻自己桌上的书稿边嘟哝：“昨天我给老刘看过，下午还得跟作者谈意见。”

“我以为丢了什么呢。”戈玲说。“也怪你自己不收好了，好好想想搁哪儿了，别老一惊一乍的。”

“我记得老刘看完以后……没还我。”

“谁说没还你？亲手交到你手里当时你正打在电话。”刘书友说。“自己马虎赖别的同志。”

“小于呀，这也是个教训。”牛大姐说。“工作是忙点，可也不能给你专门派个保姆管理稿件呐！还得自己平时多一份责任心。”

“没一个编辑部像我们这儿，连个编务都没有。”老刘嘀咕。“净弄些不识字的编辑。”

“是不是上便所用了？”戈玲提示于德利。“你可是逮著什么抄什么。”

“我除了撕报纸从不用别的纸。”于德利坐下，苦苦思索：“昨儿下午谁来过？”

孙亚新在钉著《人间指南》编辑部牌子的敞开的门上敲了两下：“有人吗？”

李冬宝转身指著孙亚新的裙子说：“我说的就是这种样式，大方吧？”

戈玲点头：“是不赖。”问孙亚新：“哪儿买的？”

“哦，从国外带回来的。”孙亚新说。

戈玲掉脸看自己涂了蔻丹的指甲。

于德利站起来，迎上前：“你们找谁？”

“找领导。”孙亚新莞尔一笑，招呼女伴，“进来吧。”

“我就是领导。”于德利大言不惭，乜眼瞅那个不吭声的姑娘。

“他是吗？”孙亚新问死盯著她瞧的李冬宝。

李冬宝坚决地一摇头。

“我想找你们这儿真正负责的同志。”孙亚新温柔地坚持。“我并非一般来访。”

“能问一下你找我们领导有什么事吗？领导很忙。”

“哦，我姓孙。”孙亚新掏出一张名片递上去。“我是O B M公司的，公干是来告谁的。”

于德利看看名片，放到鼻前嗅嗅，两位小姐耐心地等著他。

“那好吧。”他终于说。对正欠身预起指著自己鼻子张大嘴的老刘说：“不是找你的。”又冲抬头观望的牛大姐说：“也不是找你的。”走到主编门口喊：“老陈，出来一下。”

他回身搬过一把椅子拎到小姐们面前：“坐吧。”

“谢谢。”孙小姐在房中间拦路坐下。

于德利指使道：“牛大姐，把你的椅子让给人家。”

牛大姐气愤地站起来。

孙小姐忙阻拦：“没关系，不必客气，让她站著吧。”

“都坐。”于德利把牛大姐的椅子拽过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们这儿没有等级观念。”

陈主编戴著套袖像个当铺会计走出来：“哪个字又不认识了？”

“两位小姐找你。”于德利向姑娘们偏偏头，自己让开。

孙小姐忙站起来，伸出瘦伶伶的手让老陈握，另只手同时递上一张名片：“O B M公司孙亚新。”

“《人间指南》陈居仁，没有名片。”

“头儿，这是我们头儿。”于德利在一边说。

“坐吧。”陈主编坐在于德利位子上，招呼他：“看茶。”

于德利只得自己沏了杯茶端上来，样子很有几分屈尊：“只有一个杯子，两人喝一杯吧。”

孙小姐看都不看于德利满脸堆笑地对陈主编说：“我们公司您听说过吗？是专门生产现代化办公设备的。”

“嗯嗯。”陈主编似听非听地点头。

“什么复印机啦传真机啦文字处理机啦等等等等。也许贵编辑部现在在使用的就有我公司产品。”

“抱歉，没有。”陈主编说。“你说的这机那机我们一概没有。”

“就是说还停留在作坊的水平？”

“对，条件很简陋。”

“时代在前进，潮流在发展……”

“钱还是那些钱。”于德利插话。对令一位小姐微笑。

“是啊，”老陈说，“非常想变，可惜力不从心。”

“你要想推销那些什么机，还是回去吧。”牛大姐气呼呼地站在一旁喝茶，“呸呸”啐著喝进嘴里的茶叶。

“有那些钱我们还发奖金呢。”于德利说。“你们奖金高吧？”

牛大姐白了于德利一眼：“我们宁肯把刊物印得漂亮点，乾净点，少登些乱七八糟的广告。”

“对对，我也不赞成有点钱就都分了，买些没用的东西。”孙小姐说。“但必要的，能提高工作效率的，能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的——该花还是得花。”

“你很会说话呀。”陈主编欣赏地看著孙小姐。“你们老板一定很器重你吧？”

“她们老板肯定是个色鬼我敢打赌！”戈玲对李冬宝说。

“都一样。”

“想不想跳槽儿到我这儿来干？”老陈笑咪咪的。

“有比我更好的你们要不要呢？”孙小姐截住牛大姐脱口欲出的话：“请让我把话说完，我不是来推销复印机电传打字机什么的。”再次转向陈主编：“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最近又推出第五代办公设备：人工智能秘书。”

所有人都抬起了头，茫然不解。

“怎么样，名字吸引人吧？我相信产品更能吸引你们。”

孙小姐含笑款款起立，袅袅走到那位一直端庄地侍立在一旁的小姐身边，像讲解员介绍产品一样把手一摊，琅琅说道：

“这种人工智能秘书具有人所具备的一切能力：听读说写看坐卧跪趴站，能随意行走并自动避让障碍物，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永不疲倦决无反抗。特别适合机关厂矿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工作。身兼秘书、公关、勤杂、保卫诸项功能，无一不专。可以最大限度简少人浮于事，效率底下，互相扯皮等弊病……”

“等一等，等一等。”陈主编掏出老花镜再三擦拭，戴上。盯著那位纹丝不动的“小姐”：“你是说，她……她……”

“对，她是机器人。”孙小姐笑著拨开“小姐”的披肩发，露出脖子贴著的一块胶纸牌，对众人说：“你们看，这是她的出厂商标。”

大家忽拉围上来，头挨头地端详。

商标上印著中英文：人工智能秘书，美的因拆呐。

于德利骨碌碌转著眼珠儿，难以置信地盯著“小姐”的脸：“可是，这皮子又白又嫩，怎么会是假的呢？”

“仿生学嘛。”孙小姐说：“你们看我，实际上就是仿我的皮做的。”

李冬宝伸手去摸“小姐”脸蛋，惊叫：“怎么会有体温？”

“没错。”孙小姐解释，“里面都是集成电路，当然会散热。我们把温度控制在三十六、七度，跟真人一样。”

戈玲叫：“你们看，她还会眨眼睛呢。”

“你们挑不出毛病，我们连最细微的地方都考虑到了。不但能眨眼，还有呼吸，外表跟人一模一样，里边全是电脑——那位同志不要掀衣服。”

“哈罗，哈罗。”于德利冲“小姐”叫：“窝特尤内姆？”

“说汉语。”孙小姐说。“她听得懂。”

“你叫什么名子——她有名字吗？”

“南希。”“小姐”回答，声音婉转动听。

“你多大了？”戈玲抢著问。

“十八。”

众人愣了一下。

“这怎么回事？”于德利看孙小姐。

“哦，那是我们教她说的，好让人感到亲切，其实她刚出厂。”

刘书友凑到南希面前，伸出两只食指：“1 + 1 等于几？”

“2。”

“2 + 5 呢？”李冬宝问。

“7。”

孙小姐说：“你们难不住她。她还知道党的总书记是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什么，一吨铝锭的国拨价是多少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比价一身西服要几米料子大白菜的四十七种吃法……”

“了不起，真了不起，有些我们还不知道呢。”众人交口称赞。

“她也能做诗什么的吗？”戈玲问。

“能。”孙小姐答：“特别是席慕容那种诗，张口就来。赶明儿你们谁不服，跟她下盘跳棋试试。”

“真惊人。”戈玲摸著南希的衣服。“这衣服是街上买的吗？”

“这是我们公司特制的，好在街上一眼能区别出来——你想要吗？”

“不，不！说说而已。”

“很别致是吧？为了不让顾客恐惧，我们是不惜血本。南希，请你对大家说：很高兴见到你们。”

南希：“很高兴见到你们。希望你们能喜欢我，在各个方面爱护我，待我像一家人朋友兄弟姐妹亲戚同事……”

“好了好了。”孙小姐打断她。“联想式的，不打断她，她能不停地说下去。”

“真不错，嘴真甜——现代科技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李冬宝感叹。“我们还有什么造不出来？”

“别看不是人，比人还有礼貌。”陈主编也叹。

“她一定挺费电的吧？有这么多功能。”牛大姐问孙小姐：“她是直流还是交流？”

“都不是。她是太阳能的，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两小时就行了，科学吧？”

“科学，科学。”众人说。

李冬宝把老陈拉到一边：“买一台吧，吃的是草，吐的是血。”

于德利也表示支持：“咱真得添个丫鬟了，这不比那些小保姆强多了？”

“好好。”老陈应著，转圈打量南希，拉著她手腕子捏捏，连声说：“不错，真不错，嗨，还有脉搏？”

“哦，那是电流通过时的振频。”

“怪不得，有点麻酥酥的。”老陈摘下花镜，扬脸问孙小姐：“这一台得多少钱？”

“人民币15万您要给美元，我可以五八折给您。”

“不贵，真不贵，一个呆傻儿长这么大也不止这数。”陈主编对孙小姐做了个鬼脸：“就是买不起——兜里没钱。”

于德利问李冬宝：“咱们使使劲儿能挣出来吗？”

李冬宝摇头：“没戏，除非印一期反动黄色的。”

于德利：“孙小姐，咱们商量商量，不能便宜点吗——有没有功能少点还长这样的？”

李冬宝：“我们是事业单位。”

“再便宜你们也买不起，就知道你们买不起。”孙小姐笑说：“我们推出南希前就做过市场调查，知道就我国目前的消费水平而言，南希，是超前了点儿。因此我们制订了一个打入市场的原则：目前以出租为主，等到小康了，再考虑销售。”

“远见卓识啊！”于德利点头。

“租一台得多少钱？”戈玲问。

“你们肯定出得起。”孙小姐说。“略超过一个国家科长的月平均工资，一百八十块钱怎么样？”

几个好吃懒做的年轻人一起欣喜地瞅主编。

“价钱是真公道。”老陈说。“可咱们已经超编了，她越能干越多余。”于德利吼起来：“我可以少干点！冬宝戈玲都可以少干点！老牛老刘退休算了。”

“什么？我退休？”牛大姐急扯白脸地嚷，“亏你想得出来！”

老刘也愤愤不平：“不像话！”

“好了好了，”李冬宝出来打圆场，对老陈说：“不在乎多一个两个的，人多干劲儿大。南希要真能把家里这摊儿顶起来，我和戈玲也可以多往外边跑跑，街上出什么新鲜事也都能在场了。”

“机器人也是个新生事物，咱不支持谁支持？”戈玲也在一边帮腔儿。

“我明白我明白。”老陈对大家说。“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致，我也不能扫你们的兴。”他问孙小姐：“钱怎么付？是先给支票还是年底一块儿结？”

“都不必。”孙小姐说：“您就按月付给南希吧，你们多会儿发工资，就多会儿同时发给她。”

“那不好，丢了怎么办？”于德利担忧。“还是搁我这儿吧，我替她——不，替你们存著。”

孙小姐噗哧一笑：“她不比你傻，不但会认钱还会花钱。什么时候你们有空儿跟她逛回商场，会挑著呢——是不是南希？”

南希笑盈盈的：“多蒙夸奖。”

孙小姐告辞：“那好，我告辞了，感谢你们租用了南希。南希，在这儿好好干，多跟人学学，别摆机器人的架子。”

“晓得了。”南希答道。

“等等。”牛大姐叫住转身欲走的孙小姐：“她要犯了错误怎么办？你应该把修理她的技术告诉我们。”

“小错误就像人一样批评，够上罪了就送公安局。”孙小姐叮咛大家：“别忘了她是人工智能型的，跟人没什么两样。”

“有趣有趣。”

孙小姐走后，一屋人围著留下来的南希反复打量，兴奋得什么似的。

南希的确表现不俗。第二天大家一上班就发现办公室彻底变了个样，如果把过去的办公室比喻成猪圈，那么经过南希整理的编辑部就像银行的写字间。南希的主动工作精神和任劳任怨的程度于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媲美，无愧任何一级首长最热情洋溢的题辞。

第一个到达的刘书友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门，愣了片刻才战战兢兢走进整洁美观的办公室，看到自己一尘不染的桌子脸上露出欣喜的微笑。

直到编辑们全体驾到，南希仍在手脚不停地忙，有条不紊地穿梭往返。脸上永远是春色。

如果她是个人，那怕同样拿了这份工资，就该干这个，譬如司机、保姆、医生、商店售货员，受其服务的诸君也会惴惴不安，不用强迫就会竞相表现出感激不尽的嘴脸。

正因为她不是人，所以大家心安理得，最温良敦厚的陈主编也并无一个谢字。

牛大姐把家缝的椅子垫儿铺上，舒坦地坐下，端过茶杯，揭开盖：

“南希，泡茶。”

戈玲也大模大样敲著桌子，指杯子：“给我也斟上。”

南希一溜小跑地拎著暖瓶为每个人冲水，脚步踩得木地板吱吱响。

李冬宝捂住杯子对南希说：“不，我不喝，谢谢。”又对戈玲说：“我记得你原来也不喝茶呀？”

“现在有条件了，就把这毛病添上。”戈玲对南希说：“把茶杯盖儿给我盖上。”

“不管，南希。”李冬宝正色道，“我就见不得人压迫人。”

刘书友在那边喊：“南希，去把柜子里那本复写纸拿来。对，第二格，就是它，南希真聪明。”

戈玲笑：“瞧，我不指使也有人指使。”

牛大姐把一迭废稿纸揉成大大小小的纸团，一股脑仍进桌下地废纸篓：

“南希，去，把这纸篓倒了。”她对老刘说：“谁不愿意乾净整洁呢？”

“我算看出来了。”于德利对李冬宝说。“这人打骨子里都是剥削阶级，一遇机会一个比一个狠。”

“也怪南希，没什么觉悟，以为她就该干，有空咱们多开导开导她。”

“我也正心里这么想，”于德利说。“过会儿我先找她个别谈谈。”

“就别分先后了。”李冬宝想想说，“谁逮著谁谈，看谁的话她爱听。”

戈玲在一旁冷笑：“一个机器人，也打主意，真让人看不上。”

“不是戈玲，”李冬宝说，“这你真把我们想庸俗了。”

南希倒完纸篓回来，李冬宝和于德利一块儿喊：“南希。”

李冬宝招手：“先到我这儿来。”

牛大姐在一旁提醒南希：“今天的来稿信件你还没分呢，我这儿干坐著等呢。”

“我帮你干。”于德利殷勤地陪著南希一同分拆稿件，按类划分，送给各编辑。

他有意大声让全屋人听见：“南希，谁叫你也别理了，你忙了一早晨，该歇会儿了。不要总觉得低人一等，机器人也是……也跟人差不多……就算差点，也不能干起来不让停，也得有时有晌，收音机老开著还能烧了呢。”

牛大姐哼了一鼻子对老刘说：“你以为他是主持正义吗？”

“纯属煽动——要是个男机器人呢？”

于德利请南希坐下，把自己的印有“抗美援朝纪念”的搪瓷缸子递过去：

“坐吧，喝水吗？噢，对了，你喝不惯这个，回头我到汽车班给你偷一暖瓶柴油。这么著吧，你晒晒太阳。”

于德利把椅子挪到窗口阳光处让南希重新坐下，自己岔著腿站在她面前：

“头一回和人打交道吧？”

“是。”南希回答，态度恭敬。

“还适应吗？”

“我刚出厂到动物园试用几天，喂狼。你们看著顺眼多了。”

“防著点，别看我们比狼长得漂亮。这人和你们机器人可不一样，区别大了，看著都一个鼻子俩眼儿，怀里揣的心啊肺啊可不像你们都是一个型号。”

“是吗？”

“要不怎么说你们是机器人呢，好赖我听不出来。他们造你们的时候都没教吧？光给你们输了个实心眼的软件？”

“对，教我要老实、听话，让干啥干啥，讲文明讲礼貌对任何人笑笑不说话，谦虚谨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与人为善见利就让……”

“给你们也说这个？”于德利大惊，对冬宝戈玲：“你们听听，听见了吧？跟人家机器人也说这个。”

“真害人。”李冬宝问南希，“你这样的算什么型号？”

“先锋型。”

“难怪。”

于德利开导南希：“这都是我们人和人念的经，内部掌握，不是跟谁都这样，对好人，譬如我这样的，可以。对有的人，譬如……坏人什么的，那得横眉冷对——你悬了悬了，一点阶级观念都没有。”

“造南希的公司太不负责。”李冬宝也说，“输这么个软件最起码也该配套一个校正分析系统，瞄准镜什么的，专瞄好人。就这么把这帮机器人放到社会上，不出三天就得被人拐了卖了，都不知道找谁使钱去——亏他们也放心！”

戈玲：“不是自个儿孩子呗。”

“我们有，安了，怎么分辨好人坏人。”南希说。“还真让你说中了，我们I型没这套识别系统，现在都丢光了，听说还有卖到台湾窑子的。”

“你过来你过来。”李冬宝感兴趣地把南希唤过来。“你给我们讲讲，多大口径是好人，什么尺寸是坏人？”

牛大姐和刘书友也凑过来：“让我们也听听怎么识别好人坏人，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净上当。”

“很简单，”南希一指于德利。“像他这样的，自称是好人的，一准儿是坏人。”

大家“哗”地笑了。

于德利嚷嚷：“怎么这么说？没道理嘛，你的设计师是谁？”

“我们的预警系统是这么工作的：男性、汉族，无论老少，满脸堆笑凑过来，红灯就亮了，提醒我们：危险。要是他进一步表示关心，言词动听，危险计数器就开始倒数。如果他开口说别人坏话单独表扬自己，警笛就会“嘟嘟”响起来，这时，无论他再说什么，是请吃饭还是请听歌，电源都会自动切断，同时把这个人的语调音频变为数码储入记忆。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再见著这个人，只要他一张嘴，电源就跳闸——现在我的警笛已经响了。”

南希含笑看著目瞪口呆的于德利。

于德利猛醒，掩口后退：“你别跳闸，千万别，我不言语了还不成吗？”

“哎，我再打听打听。”李冬宝更近地凑上来，“判断这人是好人都有那些原则？是不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就是好人？”

南希笑道：“那也不是——不能告诉你。好人的标准属于绝密，万一泄了密，你们该装好人了。两句话一说我就任你们为所欲为了。”

“还挺贪，南希。”戈玲颇有好感地对南希说：“你这北京口音够正的。”

“我的设计师是北京人。”南希收住笑容答。

“你这个设计师社会经验一定挺丰富。”牛大姐问，“他还教你什么了？”

“什么都教了。”南希说，“举例说，刚到一个新环境，一定要先给人一个好印象，干活儿主动点，多受点累，等以后混熟了，情况摸清了，再偷懒也不迟。”

大家都愣了。

“还有，跟领导关系要搞好，跟群众关系也要搞好。特别要注意靠拢落后群众，落后群众往往在单位挺有势力，得罪了他们比得罪了领导日子还难过。”

“哎哟，你一定得给我引见引见你那位设计师，我要当面向他请教。”李冬宝激动地对戈玲说，“这么些年了，我还是头一回佩服一个人。”

“我听著也神往。”戈玲叹道。

“那你们俩开顿饭吧。”南希说。“我那设计师没饭局不来。”

李冬宝感慨万分地对德利说：“你听听这话，多有水平，咱们还想开导人家呢，倒让人给咱上了一课。”

于德利一脸惭愧：“我真是，以为自己能呢。”

南希很快和大家混熟了。混熟的标志是大家不再过份地注视她，虽然她的一举一动仍使所有人暗暗怀有兴趣。

编辑部的工作并不很紧张，那些杂务一个普通的家庭都要比之繁琐得多，对南希来说，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不费什么气力。她常常是迅速地料理完便闲站在一边了，如同一个撒皮高手同时供好几个人包饺子仍犹有闲暇。

她姣好的面容和动听的嗓音以及浑身勃发的青春气质使编辑部无端地添了些愉悦轻松的气氛，犹如室内养了盆娇艳的花或一缸活泼的金鱼。

戈玲睹其美貌不禁自愧弗如，因叹：“你要是个人，我可真要嫉妒你

了。”

李冬宝也叹：“你怎么就不是人呢？”

南希看似单纯，时而语惊四座，当然这都是她那个设计师的思想。

那年正逢《人间指南》创刊十周年，编辑部准备出一期强有力的文章以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编辑们纷纷出动组大江南北的名家的稿子。编辑部的看外稿任务就全交给南希了。

陈主编亲自交待了外稿的取舍标准：“字迹潦草的不要，不使用正规稿纸的不要，给编辑的信过于肉麻过于恳切的不要，还有就是文章内容涉及县以上官员又无同级党委盖章批准的不要。”

“好好干。”李冬宝鼓励她。“我们都是这么混上来的。”

於是南希每日干完杂活，便坐下来一个人静静地看稿，常常看到深夜，编辑部的灯光彻夜不熄。

巡夜的老头儿每当路过此处，便说：“南希又在看稿呢。”

南希很听话的，凡属陈主编点过名的一概退掉，舍此便都留下了，不几日，也攒了一大摞。某日逮著陈主编，便恭恭敬敬地呈上。

陈主编正为请各路神仙光临庆祝会忙得焦头烂额，那日又刚从一个年少气胜的名人那里讨了没趣儿回来，看见如此一堆无名氏的稿子未免不耐烦，说话的口气仍然是很客气：

“噢，我忘了告你最重要的一条，这部分外稿要用，比例也不能超过百分之一。”

刚从外面周旋回来，一头大汗站著喝凉水的牛大姐凑上来看南希筛选出的稿子，看了头一页便叫：

“这样的稿子怎么能用？连的、地、得都不分，有语病的统统不要。我说南希，你的设计师是不是十年动乱念的中学——这也看不出来？”

南希诺诺而退，重又过筛，这样终于所剩无几。

剩下的稿子都是由千锤百炼的句子组成的关于“减肥秘诀”，“应与什么血型的女人结合”以及“夫妻房事应有节制”之类的既晓以大义有循循诱导的科学文章。

戈玲看著南希一审通过的稿子，啧啧批评：“南希，你要是人恐怕就得属于层次比较低的那种——你工作半月就给我们送上这些东西。好的呢？”

“这就是她认为的好的。”南希指牛大姐：“我是严格按照她的要求干的。”

“你的眼光呢？你自己就没有主见？”戈玲慷慨激昂。“焉知你退的稿中就没有语文水平不高的文豪？”

“我也没叫你看到一个错别字整部稿子都不看了呀。”牛大姐也恼火，“你怎么不提陈主编？”

“你以后还是端茶倒水吧。”戈玲说。“看来你还不够先进。”

南希低头不语。

李冬宝犹有不忍：“戈玲你这么说话可有点伤人家南希的自尊心。”

“她有吗？一个机器人要它干吗？”

“自尊心倒没有。”南希郑重地说，“可你的脸色使我觉得你对我不同意，我会产生难为情的反应。”

“你脸红一下给我看看。”李冬宝兴致勃勃。

南希当真脸红了。

“对不起，南希。”戈玲说：“我恐怕还得直言一句，作为一个机器人，光会听喝，在我们这种单位，你可太不实用了——这大概也是你这型推销不动的原因之一。”

“应该给他们厂家提意见。”牛大姐说，“我们需要的是既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又精明能干、政策水平高的大拿。要是连人都不如，什么也干不好，还事事挺讲究，那实在没有制造的必要。南希，你的造价也不低吧？”

“折算成人民币，够一百个农民辛苦三年还得是富裕地区。”

“就是，还不如……”

一直在旁边听著的于德利插话：“找两人交配一下。”

“于德利，严肃一点！”牛大姐怫然变色。

于德利一笑：“牛大姐，我知道你也是这意思。”

“其实话糙理不糙。”刘书友在一边说。“一方面知道人多了没用，计划生育；一方面又依葫芦画瓢造这种机器人，添乱嘛。”

“是不是咱们工艺水平上不去，设计了造出来却走样儿？”李冬宝看南希，“你身上那计算机是每秒运算几亿次的？”

“我认为是仿的对象不对。”戈玲说，“仿个聂卫平你试试。”

“你们说的都不好。”南希此刻从容地说，“这事我和设计师聊过，既不是工艺水平上不去也不是仿错了人。是怕你们嫉妒！你想啊，我要是太能干了，不就把你们比下去了？你们人怎么说的？出头的椽子先烂。设计师不傻，结这怨干嘛？好容易造出来，再让你们七手八脚拆了。中国的英文名字叫什么——拆呐！”

大家目瞪口呆，像看圣人一样看著南希，刚才的傲慢、轻蔑此时全化为冷汗从身上出去了。

于德利先反应过来，叫道：“对呀，那我第一个不容你！还是人家设计师想得周到，怕把咱们寒碜了。”他对大家叹道。

牛大姐也不由感慨：“这设计师肯定是栽过跟头的。”

“就是就是。”戈玲也想通了承认，“一点毛病没有的完人，我还真不敢和他接近呢，瞅著害怕。”

她过去拉起南希的手：“刚才委屈你了，你就这样吧，这样挺好。”

说完丢了手，仍有些愣愣的。

“便宜坊，便宜坊怎么样？”李冬宝走近南希低声商量。

“我的设计师不吃烤鸭子！”南希恶声恶气地说。

没了工作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南希自然而然地开始生活上的堕落。每天干完了活，就缠著戈玲李冬宝问：

“人无聊都干什么？”

李冬宝为她推荐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她迷了一阵儿，又觉得没劲。看了戈玲借给她的一些时装杂志和美容刊物，开始成天涂脂抹粉，常常涂了鲜红欲滴的嘴唇撅著问戈玲：“性感吗？”然后娇懒地去出版社的其它编辑室串门，和那些新分来得及大学生打情骂俏。跟著他们去跳舞、看电影，很快成了那几条街都有名的交际花。所有街上摆摊的个体户都认得她，一见她来就笑说：“南希，今晚我请你去王府。”

再后，她又学会了打麻将，打得昏天黑地，经常把一个月底工资输得精光，嘴里哼著摇滚金曲快乐地回来。